

随笔集

村上朝日堂 嗨嗨!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随笔集

村上朝日堂 嗨嗨!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上朝日堂 嗨嗨!/(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27-5229-4

I. ①村… II. ①村…②林…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979 号

MURAKAMI ASAHIDO HAIH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89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1989 Mizumaru Anzai

图字:09-2003-098号

村上朝日堂 嗨嗨!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责任编辑 / 沈维藩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5 字数 59,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229-4/I·2995

定价: 2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36162648

译者短语

中国是老大文明古国，尤以文学业绩独步古今顾盼自雄，因此对于境外鼓捣文学的人一般瞧不上眼，对日本的就更不用说了。不料近年来风风火火闯进个村上春树，名声之大甚至超过了丰田车索尼松下电器，不少国人因此得知原来日本也有文学。其中颇耐人寻味的是，村上是在不出头不声张不炒作的情况下声名鹊起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就足以让人等得心焦的了，而村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千呼万唤也不出来。这次在日本会面时我还问他何时安排中国之行，他又说怕见生人又说怕吃请怕媒体怕大庭广众（就差没明说怕吃“中华料理”），反正意思是说难以成行，最积极的表示无非说了句“由于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去还是想去一次的”。

不过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指责村上君不给咱们面子，因为他对自己的同胞们也是同样。出道三十年来拒绝出镜拒绝登台拒绝签名售书，宁愿独自歪在自家檐廊里逗猫玩。用他自己的话说，保持“匿名性”比什么都要紧。而这样一来，人们就只能通过看他的随笔这一个渠道来了解“村上这个人”。而村上的随笔中也的确有“村上这个人”。当然，随笔是最为个人化的写作，很多时候没有“个人”也就无所谓随笔。只是村上写得更细致入微更直言不讳，可谓吃喝拉撒睡无所不有。他自己也以自嘲的口吻说过：“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如果你为所在皆是百无聊赖感到吃惊，思忖这家伙怕是傻瓜，那么就请好意地解释为这不过是村上这个人的派生性一面好了。”

可以说，个人性是村上随笔的最大特色，在随笔中他根本没抱什么琵琶遮什么面。例如他在《贫穷去了哪里》一文中这样坦言自己过去穷到什么地步：“不是我瞎说，过去我相当穷来着。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在没有家徒四壁的房间里大气也不敢出地活着。连火炉也没有，寒冷的夜晚抱着猫取暖。猫也冷，紧紧贴在人身上不动——颇有些同舟共济的意

味。走在街上即使喉咙干渴也没进过什么酒吧茶馆……实在穷得无法可想了，就和老婆深更半夜上街闷头走路。一次捡过三张万元钞票，尽管心里有愧，但还是没交给警察，用来还债了。”又如“我的梦是拥有双胞胎女朋友。即双胞胎女孩双双等价地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做了十年的梦”（《村上春树又酷又野的白日梦》）。怪不得村上小说里时常出现双胞胎 208 和 209。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里“我”甚至睡在这对双胞胎中间，同两人在床上嬉戏。在另一本随笔中我们大体印证了绿子和他太太的关系，而这本随笔又让我们相当真切地窥见了村上君至少长达十年之久的梦中情人。不愧是村上春树，其梦中情人真个既野且酷不同凡响，咱们中国男人断不敢如此痴心妄想肆无忌惮。恋爱成本高固然令人望而却步，但主要还是想象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想象力就是一切，尤其对男人来说。

总之，在随笔中村上春树绝对不搞什么“犹抱琵琶半遮面”，敢于裸露自己，敢于家丑外扬——这种个人性或者说私人性既是其随笔的一大特色，又是可圈可点的魅力所在。

书名中的“嗨嗨”是迪斯尼电影《白雪公主与七个小

矮人》中的插曲。如村上自己在后记中所说，书中随笔写于一九八三年至八八年即作者三十四至三十九岁之间，从中亦可窥知村上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长驱直进的轨迹和所谓“村上流新个人主义”。

林少华

2003年暮春时节

于东京

目 录

译者短语	林少华 001
白子小姐和黑子小姐去了哪里	001
倒霉的摩羯座	006
青春心境的终结	013
千叶县的出租车司机	019
钱德勒方式	026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文化冲击	031
吉姆·莫里森的“灵魂厨房”	036
村上春树又酷又野的白日梦	044
降落伞	049
单身旅行	054

服务业种种·····	059
话说打分·····	064
不堕情网·····	069
MOTEL 与会见记者·····	074
“兔子亭”主人·····	078
LEFT ALONE (献给比莉·霍丽戴)·····	083
查尔斯顿的幽灵·····	089
无人岛上的辞典·····	095
钟表之死·····	101
“狭小的日本 快乐的家庭”·····	106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理财技巧·····	113
我为什么不善于写杂志连载·····	119
CAN YOU SPEAK ENGLISH?·····	125
牛排，牛排·····	132
ON BEING FAMOUS (关于有名)·····	137
理发铺里话肩酸·····	144
歌剧之夜(1)·····	150
歌剧之夜(2)·····	155

“宇宙飞船”号的光与影	160
贫穷去了哪里?	165
后记	171

白子小姐和黑子小姐去了哪里

近来无缘无故忽然间注意到时，原来有白子小姐和黑子小姐出现的化妆品动画广告全然不见了。一个三十几岁年轻太太模样的女子和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两人的肤色轮流变黑变白：“哎哟怎么回事呀，白子小姐？最近怎么皮肤这么白？”“唔，实话跟你说，我用了××。”——便是这样的场景。始终同一模式。可记得？我相当中意那个广告来着。果真没有了，未免有些遗憾。两人交替一忽儿变白一忽儿变黑的镜头蛮有意思，看的时候我总担心那么频繁地对换角色，没准有时会出错，致使双双变黑或齐齐变白，然而一次错也没出过，总是一人黑一人白，或一人白一人黑。

那个广告究竟什么时候不见的呢？问周围的人，谁都不知道，无非是不知不觉之间“那么说来”似的消失罢了。感

觉上就像在说“是啊那么说来最近是没见到啊”。

想必是因为白肤色美人如今不怎么受宠了，广告很难做下去。白子小姐○、黑子小姐×这种单纯的两极构图已经行不通了，于是广告本身的基础也不复存在。假如黑子小姐和白子小姐一个说“这是在圣莫里斯^①滑雪晒黑的”而另一个应道“那很好嘛去了多长时间”，那么作为广告可就无法收场了。假如再冒出小麦子小姐什么的来，到底孰是孰非会愈发令人摸不着头脑。往日倒是简单好办。

况且说起这白子小姐和黑子小姐来，近来总好像带有脱衣舞厅招牌女郎味道——“黑白冲顶表演，黑子五花大绑，白子浑身扭动”。可能的话，很想以黛安娜·罗斯^②和奥利维亚·哈塞^③搭档演出的形式欣赏一番，但怕是没有希望。

接着说广告。这白子小姐和黑子小姐系列固然不坏，不过再往前些的养命酒广告也蛮好的。这是有八九个镜头的动画片，主人公叫一郎君，一听就是个乖得不能再乖的小学

① 瑞士的滑雪胜地。

② 美国黑人女歌手（1944— ）。

③ 美国女演员，曾主演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生。一郎君的母亲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所以一郎君上学也好像没什么精神。

一个叫进君（这名字听上去也很和善）的同学得知后告诉一郎君：“我妈妈身体也不好来着，但喝了养命酒后最近可精神了！”一郎君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发生了兴趣：“那么我也试着喝一下好了！”喝了果然精神百倍（因是广告，笃定精神百倍）。最后的镜头是一郎君全家在奥多摩^①一带登山的情景，母亲健康得判若两人，面部也异常年轻。父亲大概因为精神作用，也是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全都托养命酒的福。不坏！

这个广告的构思同“白子小姐黑子小姐”大同小异。就是说，因具有特定知识面而获得救助的 A 向因不具有该知识而遭受痛苦的 B 出谋献策，将其提升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可是 A 决不因此对 B 怀有“我拉了你一把”的施恩图报念头，那是无偿的好意和帮助。A 仅仅提示了 B 应该处于的状态，而且仅仅为 B 置身于与自己同样的境地而无条件地满心

① 日本东京附近的地名。

欢喜。

我想这终究是令人钦佩的。白子小姐毕竟也是一般人，有可能骨子里其实瞧不起黑子小姐（“哼，什么呀，什么都不知道”），但她到底没使坏心眼，而是将切实有效的信息提供给了黑子小姐，对方因此而解除了烦恼，白子小姐为自己不应有的念头——尽管稍纵即逝——而暗暗羞愧，或许。

也许你说这不真实。是啊，也许真的不真实。一句话，此乃曾几何时的战后民主主义理想世界，亦即：那里是存在应有状态的，只要努力人人可达。

当然，在那个世界里也不是人人平等的。或许白子小姐比黑子小姐、进君比一郎君先行一步。万人平等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点不言而喻。但不管怎样，白子小姐也好进君也好，都有停下来伸手拉后面的人一把的心情。

我不是说过去好、现在不好。世道没那么单纯。我只是觉得那个时代的某个地方的确好像有那样的温情。当然没有的地方自然没有，但有的地方是有的。正因如此，白子小姐才不断帮助黑子小姐，进君才不断帮助一郎君，而且这种温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同一模式的系列广告发挥着作用。

我想其中的确有一种精神上的余裕，或者其中有类似游戏或精神备用空间那样的因素。这是因为，“理想世界是存在的”——即使现在不存在，也不至于永远消失——那样的信念曾经作为共同的幻想在人们中间存在过。在那个世界上，虽说程度多少不同，但大家无不朝气蓬勃，女人个个肌肤白嫩，奥多摩天天风和日丽。

然而无须说，如今幻想消失了，社会的发展速度将其整个吞入了腹中。幻想本身彻底沦为商品，成了时下投资的新领域（frontier），而不再是免费平等地发给每一个人的单纯之物。它已变得多种多样，修炼成精，成为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商品。在这样的世界里，白子小姐们也许再也搞不清善为何物了，进君也有可能暗下决心“不再多管闲事”。

白子小姐和黑子小姐去了哪里呢？这是本文的主题。

大概哪里也去不成吧。

倒霉的摩羯座

我是一月十二日出生的，以星座来说是摩羯座。血型为A型。

老婆是十月三日出生，为天秤座。从占星学角度说，摩羯座和天秤座的结合似乎不太对脾性。简而言之，摩羯座脚踏大地，孜孜矻矻劳作，认认真真生活；而天秤座则飞来飞去华而不实，轻颠颠飘乎乎的。从摩羯座看来：什么呀，那能干成什么呢。反过来在天秤座眼里：哼，死脑瓜子不开窍！二者没办法和平共处。一次心血来潮，把我和老婆的生日告诉了名古屋一个有名的占星师问个究竟。那时也被告知：“啊，这可非同儿戏！摩羯座对天秤座本来就不合拍，而您二位的情况在那里边也算是糟糕的。不行啊，再糟不过了，别心存侥幸啦！”

可打那以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月，而我俩依然朝夕相处。

时不时对老婆生气冒火，认为她实在太过分了。岂有此理！一塌糊涂！不过依占星师的说法，事态还不止这个程度，应该还要严重。所以我一直抱着这样一个念头：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看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念头下生活未尝可以说是极有滋味的，总以为事情不止于此，应该还有底牌。有时甚至忽然觉得如此想法大约是保证婚姻幸福的关键。我倒不想硬向别人推销，总之这也算是一种活法。

本来我这人 对占卜没有兴趣，星座也罢血型也罢天中杀^①也罢，那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并不是说压根儿不信，也不是说瞧不起相信的人，单单上不来兴趣罢了。心想世间有那种东西也未尝不好，但自己不愿意主动掺和进去。比如说，即便算卦说我“今年好事一桩也没有，唯有穷困潦倒”，作为我也丝毫不会介意。毕竟没有兴趣，无非“噢”了一声了事。就经验来说，那样的卦有算中的，也有没算中的，所以

① 占卜用语。天时不利、起事即灭的时期。